

## 编者寄语

“一条大河波浪宽”，流过家乡的这条河流，有这样的气势，有这样的血脉，有这样的风采；故乡是人类文明的本源和作家灵魂的栖居之地，故乡就是乡土作家的根，作家的情怀就是乡土文学的魂；黄河水育华夏魂，黄河水富宁夏人。灵州城外枣飘香，典农河畔稻花黄。

“小雅”这个词，从遥远的《诗经》走来，平实质朴，古韵悠然，可以是一份小情趣、一个小创意，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时间把母亲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岁月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走过千山万水，总有一处频频回眸。小域很小，却刚刚好。容纳一城风雨，接纳每个人的匆忙与疲惫。清洁安静，湿地点缀，湖水环绕，鱼儿丰足，连山似奔浪，载远古之风。

老屋已旧，却仍鲜明，刻着岁月的痕迹，厚重，沧桑，宁静。清雅古朴的院落，镌刻着远去的光阴的脚步，春花秋月，一如往常。

凡此种种，正如时光的絮语，夏天的情话。

柳条是夏天的情话，水岸边，浓浓的绿意伴着微风，无声拂面；雷声是夏天的情话，是惊心动魄的告白，给天空烫出深深的印记；波浪是夏天的情话，是大海细腻的歌声，唱给懂的那个人听；月光是夏天的情话，在静谧里脉脉流淌，照着古人，也照今人……

人潮人海中，每个人捏着自己的船票，寻找自己的渡轮。

不可随波逐流，无妨随遇而安。修炼忍耐心，抱持平常心。摒弃批判心，常怀感恩心。

可以像陶渊明那般采菊东篱下；可以像李白那般仰天大笑出门去；也不妨像白居易在诗中所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外在事物不断变化流转，更需要我们心平气和、气定神安。

而这一切，感受过才知珍重。人生若梦，岁月匆匆。不留过往，不恋青春。笑着白驹过隙，浮云苍茫。

### 且听风吟

## 庆诞生·三十年

□ 李 欢

其一

三十遥感路，宏图璀璨辉。守望天地间，科技显神威。

先辈遥感人，薪火传承继。技术日新异，应用泛身边。

卫星高空飞，数据海洋涌。信息量子化，智慧开新篇。

迈向新征程，宏愿志满怀。创新永不止，万物皆可探。

其二

三十余载，遥感应用，激流腾飞，成就辉煌。老辈传薪火，新生继开来。

地球观测，天空探测，卫星图像，尽收眼底。数字山河尽显今朝科技，祖国大好，万象更新。

宏大志愿，迈向新征程，遥感应用，智网开来。耕云种数，前景广阔。通导遥融合，为国助力。（作者简介：李欢，自治区地质局遥感院遥感测绘高级工程师）

## 坐在鸟声里

□ 郭贵新

蓝天被白云擦洗得  
可以装下所有的形容词  
几片浮云游离在外  
等待黄昏，月亮出来检阅

一棵梨树在微风中呓语  
稚鸡走来走去  
长尾鸢成群结队蹲在果园外  
望着幽静的田野  
画眉般清脆的歌声  
间或翩翩起舞  
想把最美的祝福留下  
静待桃花花开，蜂蝶归来  
我扶着母亲走到树下的长椅  
轻轻，坐在一众鸟声里  
享受天籁的无限美好  
任时光如沙  
慢慢从指缝间滑走

在老人记忆的每个渡口  
有儿女的笑靥  
黄昏渐渐走近  
一缕白发攀上母亲的额际

泪珠，从母亲的双颊滚落  
把我和兄弟姐妹的童年轻轻推开  
这时天上的彩霞，正把人间  
涂满成充满想象的世界  
我摘下眼镜  
夕阳陪鸟声走下山岗

## 流 年

# 大河有风

□ 包作军

不如父亲，身为一个写作者，有时终日搜索枯肠，码出的字却连一页稿纸都填不满。

李白在《空城雀》里写道：“天命有定端，守分绝所欲。”在渴望与断念、索取与守分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就像我当初从其他单位调到文联，也曾犹疑不决，不过一旦作出抉择，便会义无反顾。到文联工作，是我人生、写作的一个转折点，有一段时间是我的瓶颈期，感觉自己不会码字了，找不到思路、找不到情绪、找不到语言，为此迷茫、焦虑、踌躇。迟子建说过一句话，如果碰到瓶颈期，也没什么不好。瓶颈是妖烧的障碍啊，能从它颈下爬出来，必定会脱胎换骨的。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静水鲤鱼流水鲫，青鱼沉底鲢鱼浮。”静水流深，沉潜是一种功夫。只有获取更多的知识，才能带来内心的安详与宁静。经过一段时间恶补之后，先拿自己熟悉的散文找语言，找感觉，陆续写出《青秀园的植物》《我与农历》《叶盛礼记》等系列散文。

老家有句话，猫有九条命。我觉得每一个写作者至少有两条命，一条命在现实生活中辗转跋涉，一条命在虚幻的世界里自由行走。命运也和草木一样，有它发芽生长的季节。前提是你得事先埋下适合的种子，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文人大都放任不羁，甚至缺乏必要的生活能力，不过我算得上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坚持写作，也是我自律的一部分。写作让我对生命更多一层体验，写作于我，是在创造无法实现的另一种生活；是对人生虚妄的一种抵抗；是一种瘾，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猫有九条命，唯有一颗心。于我而言，也是“唯有一颗心”，那就是对生命的感恩之心。我会一直坚持写下去，这是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意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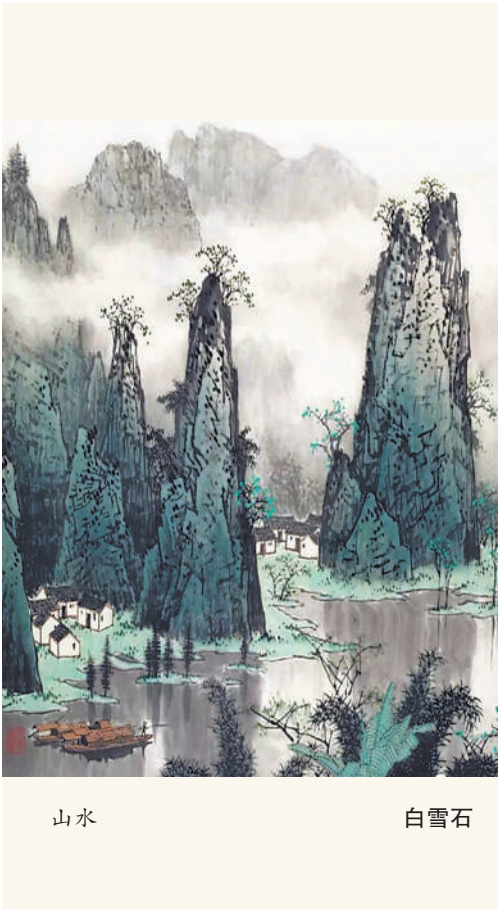
一河春水向东流，但在我的家乡，这条大河却拐了个不同寻常、创造了许多奇迹的“几”字弯，是向北流的。大河上的风总是给两岸的人们带来出其不意的惊喜。夏天，我常常坐在大河南边的柳树下嚼着西瓜，大河有风，水声喧哗，心生快意；秋天，大河上的风将谁家晾晒的豆荚和葵花刮走一些，在河滩撒一点儿，在路边扔一些，过不了多久，就会看见河滩上的豆苗，路边的葵

花芽儿，绿盈盈地在风里摇曳，似乎在向大地和村庄招手致意。小说写的多是别人的故事，散文写的大都是自己的故事。散文集《大河有风》是继《稻花香里》之后，多年散文创作的又一次总结，出书的过程是思想砥砺的过程，是督促自己不断提高和创新的过程，是静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审视人生轨迹，探寻大河图腾的过程。

我爱这条大河，大河有风，风雅颂，五千载。黄河是读不完的长卷，我愿终身为徒。这条大河给予了我很多，教会了我很多。在大河边，我学会了用灵魂观察这个世界，我理解了写作是一生所爱的总和，写作有属于自己的视角，不啻是物理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视角。写作同时是一种乐趣，一种自由，一种日复一日的习惯使然，一种能量集中的快感。我总是告诫自己：写吧，写吧，在今后的日子竭力避免“左顾右盼”，更加专注地写这条大河，写这条大河两岸的人。这条大河汇聚万千细流，从生命的源头而来，带给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元素，风、雨、花草、树木、村庄、粮食、欢乐与悲伤、力量和勇气。

记得电影《乱世佳人》里，塔拉庄园被洗劫一空，似乎一切随风而去，女主角斯嘉丽不畏艰难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大声宣告：“只要有土地！只要还有土地！”因为父亲杰拉尔德·奥哈拉曾警告自己的女儿：“这个世界上，只有土地与日月同在。”对于大河两岸的人们来说，土地与日月同在。我想还应该加上流过这片土地的大河，以及大河上的风。大河两岸的土地上有我们的根，村庄、树木和庄稼，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大河的风里，长出铁的意志、铜的臂膀。袁宏说：“吾所抄书今若千卷，将汇而目之。仇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古人做事总是那么专注、那么踏实，一粒沙，一蓬草，不厌其小；一条河、一座山，不彰其大。我想在人生有限的时光里，在这条拥有无限能量的大河边守望，染一身安详的水色，听一河带着呐喊的风声，书写一树年华，满纸光阴，也是一种圆满的人生。

人生不过如此，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生长在黄河边的我，会珍惜大河有风的日子，也会珍惜在风里飞扬的日子。



山水

白雪石

## 《塞上江南·银川赋》

□ 李 亮

近看车马鼎沸，盛世万象新，童叟笑意盈。百湖相连饮汗城，珠围翠绕怀远郡，攘来熙往丽子园，肩摩毂击朔方道。

黄河水育华夏魂，黄河水富宁夏人。灵州城外枣飘香，典农河畔稻花黄。芳草萋萋阅海湾，白雪皑皑唐槐园。阡陌纵横，百里芦苇成荡；天高云淡，万株马兰绽放。

瓜果向阳，经寒暑而弥香；松柏默语，历四季而常青。俯西山以耕，临长河而读。昼当鱼米为伴，夜以鸟禽为侣。天高地迥宇无穷，碧水长滩疆无垠。盈虚天有数，忧乐人无准。

红黄蓝白黑，天赐五宝；东西南北中，地孕五德。望悠悠青史，筑勃勃新城。愚公再世，拓山拔荒，旧貌换新颜；鲁班重现，雕梁画栋，高厦竖云间。

宜居之地，魅力无穷；一城据心，造福四邻。正源亲水，流星光而聚；满城通达，迎晨曦而为。碧瓦朱甍，孰非首府之蕴；流光溢彩，自是塞上明珠。

千年青史，河汉璀璨，不到长城非好汉。展金凤之翼，汇银川之才，创宁夏之辉，承中国之梦。

壮哉银川！

# 作家的淳朴情怀

——读严龙宁文学集《风雪过黄河》有感

□ 赵 寅

更重要的一点，文学是作家对个人及社会生活的折射力在作者身上比较完美的体现。作者出身农村，当过矿工，做过中学语文教师，后来到企业的宣传部门工作，他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的社会经历异常曲折……这对作者的创作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和影响，同时也是财富与馈赠。他对自己家乡有着刻骨铭心的阵痛和热爱，又表达赞美和讴歌，抒发心灵深处的赤子情怀。

这部集子给读者的另一种感受，是那朴实无华、贴近生活的本土语言，表现出一种来自原始的大地关怀和对乡土情感的自然释放，从而反思城市文明对人类精神的冲击，反衬出人性闪亮的灯火。

这部集子中，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特别描写矿区作品。作者把目光聚在塞上煤城的“矿区”这样一个特定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中，把时间凝聚在自己曾经挚爱和奋斗的特定年代里，给读者展现出他在黑色土地上的人生经历。以小见大，以微见博，以传统的写作手法交融内心的思想情感，勾勒出一幅幅生活中“百姓”

故乡，有时在作家的创作中不仅仅是那一望无际的乡间之土，有山、有水、有石、有树、有人的真自然。故乡该是人类文明的本源和作家灵魂的栖居之地——故乡就是乡土作家的根，作家的情怀就是乡土文学的魂。乡土作家不能离开狭义上的故乡，但他的精神又不得不走向广义上的故乡。

这是十年之后阅读严龙宁所著的文学集《风雪过黄河》后最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又一次体会到严老师深度地揭示了乡土家园的生活意义。这部集子还针对性地展现了本土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曲折的变化，不惜笔墨地描述出特定的地域特色，可以说这是一部让读者回味的好作品。

《风雪过黄河》立足于农村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给读者呈现出的是一幅乡土气息浓郁的生活画卷。从文学艺术底蕴和文本风格而言，这部集子完全可划归于乡土文学作品的新范畴。其作品大量篇目都用来反映乡村的人物情感、山水风韵和丰富多彩的矿区生活。作为乡村土生土长的作家，这也是作者熟悉而且擅长的。



## 小 雅

□ 戴勤锋

很喜欢“小雅”这个词，它从遥远的《诗经》中走来，平实质朴，古韵悠然。虽然《诗经》中的小雅，内容多与战争和劳役有关，但在我眼里，它也可以是一份小情趣、一个小创意，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

在《浮生六记》里，沈三白和芸娘善于捕捉生活中的闲情雅趣，把平淡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夏夜，三白留蚊子在帐内，慢慢地向它们喷烟，使其在烟雾中飞鸣冲撞，看上去像鹤鸣云端，使人欣然称快。

荷花初开时，晚舍而晓放。芸娘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雨水）泡之，香韵尤绝。

七夕节，夫妇俩在“我取轩”赏月：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娘就问三白：“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我两人之情兴否？”言语之间，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三白一介寒士，能拥有芸娘如此心慧而情深的女子，实在是三生有幸。难怪林语堂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小雅是汪曾祺的随遇而安，是面对困境时，淡淡而笑的豁达和坦然。

1960年，汪老被分配到海拔1400米、冬天冷到零下40摄氏度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独自在荒凉之地工作，换作别人可能要崩溃，但他每天上午趁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漂亮的马铃薯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画画。还打趣道：“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等马铃薯逐渐成熟了，又开始画马铃薯的果实，画完后，便将没用的马铃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烧烤，吃掉”。汪老曾颇为得意：“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二人。”在沽源工作期间，汪老还为马铃薯研究界做了一个贡献。此前，国内研究人员认为所有马铃薯花是没有香味的，但汪老却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有香味。

为什么非专业人员出身的汪老能发现这个成果，还把艰难的生活过得充满了雅趣呢？那是因为 he 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即便身处困境，也不改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留意。

小雅如空山鸟鸣，如幽谷花香，它不会左右你生活的方向，但可以给人一份美好的情怀。

邻居景姐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工作起来风风火火像个女汉子，但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她会将简单的生活过得如诗一般美丽。

景姐家有一个小院子，每天早晨起来，她就会打扫庭院给花儿浇水。此时的景姐是家庭主妇的模样，长发松散，衣着宽松，与她穿职业装时简直判若两人。景姐种的是一些常见的花卉，如月季、矮牵牛、紫罗兰和凤仙花等。每当有新花绽放，景姐就会像孩子一样大声叫嚷着让我们过去欣赏，那种情，比签了一个大订单还开心。假日里，她也会约三两好友在自家院子小聚，在一缕缕似有若无的暗香里，或煮茶品茗，或抚琴低吟。别人都说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我觉得这与她喜欢养花也有一定的关系。一个人只有静下心来，满怀爱意地侍弄这些花花草草，它们才能长得漂亮；那颗被生活束缚的心，也会被这些美丽的花草熏陶得宁静而淡然。

小雅是一种适可而止，它似国画中的留白，不着一笔，不染一墨，无画处皆成妙境。

好友老陈，热爱品尝美食，一顿饭下来，没两小时搞定不了。

有一年雪夜，老陈来电让到家里吃饭，大家过来把盏言欢。来到老陈家，只见餐桌上一只老式铜火锅正咕咕地冒着热气，菜简单，却可口。大伙知道他的“浪漫病”又发作，也不客气，就围坐一起浅酌慢饮。窗外雪花飞舞，屋里谈笑风生，这顿饭吃得真是惬意。吃到最后，老陈文绉绉地来上一句：“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还复来”。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分寸总是拿捏得这么好？老陈说：“清欢最好！”是呀，美酒饮到微醺处，好花赏到半开时；过分的欲望只能使最初的美感很快消失，见好便收，才是人生妙境。

小雅不脱离人间烟火，平凡，亲民，触手可及。若能在劳累和嘈杂中抽出身来，经营一份小雅的情怀，任何人都可以活得温馨浪漫，诗意多彩。